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川集卷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李楝

震川集卷十四

明 歸有光 撰

壽序

朱母孫太孺人壽序

吾崑山僻在東海之濵為吳下邑而山區水聚天地之精氣蜿蜒迴薄而會于此故士之登朝著躋膴仕者常倍於他州至於耆艾長年履期頥之福閭巷之老閨門

之女子多有之嘉靖癸丑甲寅之歲間以七十稱慶者數十家以仕宦過家為其親七十壽者亦不下三數家世稱七十古所稀況於富貴壽考兼之而在於吾邑如是者相望豈非一時之盛哉朱君恭之以進士起家為浮梁令之三年上計京師天子擢為尚書冬官郎將赴南都浮江東下來省其母於是士大夫循鄉俗之禮如前數十家之為賀者又以恭之仕宦而歸太孺人年又七十也賀尤不可以後雖然予以恭之官南都於其家

不越五百里畿甸之內昔之人所欲乞鄉郡以便養而有不能得者恭之不求而得之此所尤宜賀者夫士以其身為國而使之忘其私非人情也先王之制未嘗然也既富方穀必也有好于而家用其人之力而忍絕其私耶古者卿大夫皆仕於封內銜使命于四方則有越境之行然亦不踰時而復而不遑將母先王所以恤之者至矣今海內為一仕而去其父母妻子宦轍所至窮日月之出入於是乎奪其私以為國有不能於兩得之

者今恭之將行矣所以壽太孺人者非特一時鄉里之榮而已去而之南都風土之樂猶吾邑也膳羞被服宴飲之奉猶吾邑也南都之士大夫來為壽者猶吾邑也恭之可謂兩得之也使天下之士仕於内外皆如恭之是所謂各適其性而無復行葦裳裳者華之思矣以孝為忠孰能禦之哉孰能禦之哉

顧母陸太孺人七十壽序

凡士之讀書應舉以登進士為榮其登進士服官受采

以衘天子命過鄉閭壽其親而姻戚賓友迎延滿堂日
為供具飲酒歡宴為樂此今之所誇以為富貴者盡世
俗以然顧子行於是得之而尤有異者始子行之先君
事武皇帝為刑科給事中是時倖寵盈朝天子日從趙
李之徒不復御椒寢而前星未耀公疏論其事及今皇
帝嗣服首進八疏以贊新治其疏在史館宜有之公之
為給事也先亦由進士為行人盖去君之時今幾三十
年子行復起進士為行人過家而鄉里姻戚賓友彷彿

見其先人時事有下淚者而太孺人始事給事給事為諸生以及於貴顯中更艱苦辛勤矣蓋又三十年而復見其子如其夫之貴此其所以為尤異者顧氏世家海上公乃徙崑山之南千墩浦之上而公之族稍稍從以來散居浦之東西而公與其從父兄一時並為黃門氣勢翕赫終不少藉以陵轢其里人是時公在京師太孺人獨以舅姑老不能從留養之其後太孺人寡居獨持門戶矣伯子子繩讀書入太學而子行最少兄弟恂恂

友愛無彼我之間蓋太孺人之為教者如此昔歐陽公為許氏園記以為許君以制置七十二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為園不足以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唯許氏之孝弟著於三世矣海陵之人過之未嘗不愛其人也則夫前之所云亦夫人遭際之適爾不足以為異唯太孺人之懿德施於子行之兄弟所謂駢枝連理同巢共乳之瑞於此見之而富貴壽考康寧之福歸於太孺人者將未艾也太孺人二子一女為令進士沈君子

善之配其外孫堯俞從予游以十月二十七日為其誕辰來徵予文為壽予為序之如此云

張母太安人壽序

張母太安人之寡居也其子秋官尚書郎甫七歲家甚貧不能自存太安人辟𦂳以為食旦遣就傅夜則躬自督誦母子共燈火熒熒徹曉太安人𦂳獨精售輒倍價太安人亦自喜為之常辟𦂳無晝夜寒暑以一女子持門戶備歷百艱如是者幾年秋官舉進士為主事幾年

有太安人之誥又幾年致仕歸養于家又幾年為嘉靖二十年太安人年八十矣於是膺命秩又得其子之侍養甘脆之珍華綺之飾無弗致者鄉里以為榮而太安人敝衣糲食辟𦍑自若也秋官有小過詬責之如年少時談者以太安人可以附于古之列女太安人初度之辰鄉進士鄔克忠輩二十餘人如張氏舉觴為壽相與誦太安人之美因及其所以為壽之説有光聞之古之善養生者務尊其生而勿攖之時其興居之節適其奉

養之宜而內不傷其七情之和若處子嬰兒然故得全其天年不中道天也太安人之所以勞其生者去其養生之說遠矣其艱辛彌甚其得數彌長莊周所謂受命于地唯松栢獨也太安人之謂也古者尊老非直尊其年而已有德焉若太安人者可以壽矣

馮宜人六十壽序

予母家在吳淞江南千墩浦之內浦上民居數百家有寺曰延福中有梁天監時所建浮圖矗立至雲表常在

數里外往來望見之犍為太守陳君德振家其下予年數歲時從舅氏過其家則君之先大夫尚少壯使二童子延予坐童子者今亦不能記其為何人矣時君尚縣學生亡何遂鄉進士而君之母太宜人寔先妣之姑也故予與君每見必執甥舅之禮庚戌之歲同試南宫君以病臥逆旅不能入試予時時候之及予南還君謁選天官時冢宰夏公試君第二擬守嘉定州嘉古犍為郡有峨眉之勝於今天下州稱一二夏公竒君之文故處

以是州云欲以變蜀之文體君果能以自見未朞歲有治聲于蜀中而以外艱還不究其用免喪方上道遽疾作長逝今忽忽已五六年矣而君之壻張應仕以宜人之壽請序於予顧念今昔有不能不慨然者矣然有可以為賀者宜人從君起田畆早歲見夫君取高第雖蹇阨于南宮垂三十年晚以知遇釋褐得守名州往返蜀道涉岷江經瞿塘宜人常從得見天下名勝盍吾之邑貴顯者多矣身殁未幾以藏鏹叢怨妻子乞哀於道旁

君之取於利則薄矣而以壽考康寧貽于宜人以及于子孫者何可窮也予亦宜人之甥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陸母繆孺人壽序

繆孺人為指揮使陸長卿之室長卿者故冢宰水村公之母弟也昔寧藩之亂事連冢宰長卿與母太夫人皆歿於京師孺人無錫人也歸長卿未幾而遭家難時年二十有四迄今嘉靖三十有六年於是年巳六十其孫壻嚴生垂慶與余家有姻來請其壽之文余謂為壽者

不過致其禱祝之辭則爾之所能言謂若飲食燕飲婚姻子姓會聚之盛則陸氏之所自有至于女子之行不出於閨門將取其常事列之亦非文之所取又何用于余言乎雖然余聞繆孺人遭家多難盛年寡居著栢舟之節終温且恵淑慎其身燕燕之所美也及爾顛覆既生既育谷風之所嘆也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鴟鴞之所怨也此固陸氏子所宜述者以此為孺人壽其可乎家宰以書生起家至

通顯嘗將百萬兵自山東追巨盜過江殲之于狼山師還過吳所將天下精兵皆在吳門鄉人縱觀嘆息長老至今傳之及掌銓衡凡十年士大夫輻輳其門當是時長卿負其兄勢甚赫奕也一旦掇危禍蹈不測之淵賴天子明聖終保全其家然如寒林巨木更嚴霜之後生意幾盡矣物盛而衰衰久而復此天道之常冢宰詩書之澤尚綿綿不絶今三十餘年子孫必有能復其始者孺人當及見之陸氏子曰丕者余從祖姑之夫曰欽若

恒若者皆余姻友也生其弁以余言示之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序

予友鄭君伯魯少遊莊渠甘泉二先生之門晚與唐以德為友居於郡城士大夫皆崇尚之今年十二月某日奉其母太夫人唐氏為八十之壽子與伯魯同為魏氏諸倩内家諸弟多從伯魯學者於是濬甫來請余為太夫人壽序盖唐氏長洲望族而鄭自華原王以來數百年為簪纓世家子以魏氏之連常有女婢往來數能道

太夫人之德而伯魯循循學道日致孝養有人子之所難者世俗之所慕豔惟一時之輝華顯奕而家門之內多有虧敗其於所得於天之數往往不能以全而鄭之和氣獨鍾萃於一門蓋伯魯之尊人與太夫人皆高年在堂伯魯夫婦偕老今年六十而其子已有孫於是鄭氏五世矣父母夫婦兄弟子孫皆全天倫之樂求之於世葢無有也以伯魯之才使之用於世可以致顯仕為不難顧以詘於時而獨重於鄉里之間然豈以此易彼

哉予賦命窮獨伯魯之所有無一全者如溺者於岸上之人飲酒嘯歌舉首望之何以為情故於濬甫之請非敢為賀書所見而已是為序

張母王孺人壽序

上海張莊懿公之孫繩武其室曰王孺人能以孝慈儉勤成其家教諸子皆已有立而次子仲謙亦既舉於鄉矣今年孺人六十以某月日為其設悅之辰其外弟秦君光甫將往為壽而請序於予盖孺人于光甫為其舅

之子而莊懿公之子婦為尚書旅溪朱公之女實孺人之姑而光甫之姑子也孺人姑婦於光甫皆爲女兄以重親故比他族尤懽光甫嘗有家難親舊稍自引去孺人恩邮之不異平時光甫是以不能忘及仲謙光甫皆試春官又相愛也秦氏崑山名族然光甫乃上海來徙去孺人之居百里而遥而時節問遺慶邮未嘗之絕夫古稱睦於父母之黨以為孝而教民以三物有孝友睦婣任邮之行其不能者刑以糾之而不婣之刑與不孝

同尚書九族之稱爾雅三黨之號親親之義同歸於厚焉天下之勢常自近而遠而君子以厚道教天下每由其遠以思其近故族兄弟之别非一本之父道則其始一人而已外兄弟之别非一本之母道則其始亦一人而已先王教天下以孝而忍自貽其薄乎故君子觀人之施于秦氏而可以知其家風松江去吾邑不遠然豈所謂百里而不共俗者歟吾葢有歎焉余少保徐公之夫人旅溪公之外孫女也光甫之任京師夫人執甥

舅之禮甚恭以此知兩尚書故家之遺風如此光甫之往為壽也宜有萬世景福之祝而予獨著二姓往來之好本孺人之厚德葢序其所以然者當如此云

王黎獻母楊氏七十壽序

聞之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古之君子脩其孝弟内以事其親外以友於鄉人其心一而已矣吾以其所以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人以其所以友於吾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葢至於

今之世先王之禮無復有存者矣而末俗之所尚相與為壽以為能孝愛其親古無有也雖然壽人之親者豈非所謂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歟壽吾之親者豈非所謂人以其友於我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歟古有養老之政退脩之以孝養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能入孝出弟民知入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教成今世所謂為壽者若禮然而不容已推是心也豈不能修其孝養歟羅氏之獻鳩司徒之保息行葦之忠厚

豈不由此而出歟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古豈異於今歟王黎獻之母七十而爲壽其與之友者之壽之也而問於予曰今世之所行若是也合於禮乎予是以論之如此黎獻菽水以養能得其母之懽心而母亦能成其子之志令與邑中賢豪遊門外多長者車轍時時爲具飲食有陶母截髮之風盍與之友者之稱之如此其壽以戊申十二月朔孺人之誕辰進觴於黎獻之家者若而人壽黎獻之母如壽其母也其

為黎獻之友者如此噫可以觀古之教矣於是乎書

沈母丘氏七十序

吾觀於古者王教脩明内外順治閨門之事皆可歌詠而傳道之有如執懿筐治絺綌抱衾裯星爛而起春日微行登岡阜而采卷耳遵水墳而伐條枚此婦人女子之常而事之至微者矣然而幽閒貞静之德隱然寓于其間而足以章明王者之化是後女子之於史傳罕可紀述必其感慨激發非平常之行乃能垂芳烈著美名

於後世不獨三王之治不復見抑亦後之人喜異而忽其常也予友沈伯庸之母丘碩人平生不出一畝之宫辛勤拮据俛首於女紅者今七十年固夫人之所謂平常之行吾不能求夫赫赫者以稱碩人然推其道而充之豈非所謂盛德而王者之化其何以過於此予於碩人之行要未能悉而獨與伯庸交伯庸偉然直諒君子知其有賢母也伯庸抱奇久不遇於世予與方思曾皆伯庸之友又皆不遇則嘗以相憐既而同舉於鄉則又

以相慰自是三人者有喜事恒相慶也碩人於九月某日誕辰思曾告予相率隨伯庸以拜於其家予於是為之叙以道碩人之所以賢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為而諸友為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為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為翰林為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

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瘻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煢煢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頎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

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子之所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陳母倪碩人壽序

嘉靖十四年予讀書邑之馬鞍山陳君仲德為之主人

其待予有禮所謂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陳氏有焉予嘗媿之當是時陳君家饒財兄弟相友愛公私之事悉力無所推避嘗所推於其弟者千金不惜也推本其故葢其内之賢有以致之如此明年予應貢入太學遊兩京過齊魯燕趙之郊所至必問其風俗而與其地之人遊然後而知山野敦朴之老如君者為可思也葢其文愈盛其實愈衰所行愈遠而所見愈不足雖然退而返其鄉猶是也豈其數十年之間風俗之

變耶抑其人之孝友重義皆不如陳氏耶抑陳氏之內之賢者果有以異於人耶先是陳君兄弟亦已謝世獨二母與諸子居而陳君之室倪氏於是年七十其子太學生簡即從予馬鞍山者也來請予文以為母壽予思陳氏之厚求之於今而不可得而簡之母與陳君同起家能相夫以成其友愛而致其和樂非其內之賢者耶今數十年來吳民困於橫暴之誅求富家豪戶往往罄然而陳氏之力有不追於其先人者然其母之賢與簡

之恂恂孝謹不隨俗而變者是其所以為家之肥者也昔子主陳君雖稱其厚而亦厭其積貯之為累使遂刋落而俾其子一意於詩書之好而從事於清逺閒淡之中簡之學當日有得矣雖然至今而可也古者養老之禮燕飲之節莫不有孝弟仁義之道於其閒非徒飲酒獻饌而已故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吾觀簡也學日至於近而異於世俗之所為壽其親者於是乎可以書矣

朱碩人壽序

朱碩人爲尚書旅溪之女張莊懿公之子婦碩人生長富貴公舅並爲六卿兩族光顯矣既而與其子太學君客京師又得令少保徐公爲之子壻而女封至一品夫人碩人既已承藉貴盛及其季年又發祥於其女子而往者其孫仲謙復舉於鄉今年躋八十少保與夫人問遺餽贈歲月有加鄉人是以榮之余友秦進士光甫之姑旅溪尚書之夫人也碩人于光甫爲女兄先是光甫

之先人嘗以詿誤幾毀其家親族往往棄去而碩人恩勤備至故光甫每稱碩人之德其于仁孝藹然也光甫又言碩人在公卿家不能爲閭巷女子治生織啬之事獨其平生莊静推其孝慈以洽於九族豈非所謂盛德者耶由此言之人之居富貴能享之終始不替也非獨天命亦其盛德有以當之也世謂婦人以能治生爲賢然如先王之教亦使足以供婦事而已若如巴寡婦蜀卓氏之徒直貨殖之流何足道哉詩曰于以采蘩于沼

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又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可以想后妃夫人幽閒貞靜之容矣歲之某月日碩人降誕之辰光甫來徵余文以為壽昔少保嘗家居或以余文相示特謬加奬誘以為可與進於古人今踰一紀余落然無所遇而公方在日月之際使人有異世知巳之歎因光甫論碩人事益知公内德之助昔詩與春秋稱公侯夫人必言姬姜其原本於碩人尤不誣云

朱君顧孺人雙壽序

朱君官於閩者三年壽六十而其內顧孺人先君一年生其子上舍某縣學生某欲為孺人六十壽而不敢先也遲之以竢今年而徵予為其夫婦雙壽序以致之於閩吾鄉之俗五十而稱壽自是率加十年而為壽凡壽之禮其饋贈燕飫必豐又徵其學士之文詞詩歌傾其國之人無不至者此固居於其鄉者之宜若夫仕則有王事焉且又不當以稱老固宜無及於此矣然古之君

子在位而能宜其人民則百姓歌思而祝頌之不獨贊其令德愷悌必祈以壽考而黄耇眉壽之形容想見於車馬衣裘之間可謂盛矣由此言之仕而爲壽尤宜也吳與東甌在三代時實於蠻夷吳有太伯虞仲之風其後頗與中國之會盟至秦巳爲郡縣而閩懸隔東海元鼎間横海樓船兩將軍軍出武林白沙石邪始建東粤迄今數千年俱爲天子内地文物之盛無異鄒魯凡閩人之仕於吳與吳人之仕於閩猶東西州也君優游臺

幕非有民社之責而妻子兄弟懽然以官為家歲時飲酒上壽如不出里閈之間豈不真可賀哉抑君之政事足以宜其人民而紀於閭之士大夫者閭之人皆知之無俟於余言也獨惟君與孺人家世令族君為大冢宰玉峯公之從弟孺人為侍御之子而太保文康公之從子弘治間吾邑毛文簡公與冢宰公相繼魁天下間二科而文康公又魁天下崑山小邑數年間掄魁繼出孝宗皇帝嘗宁嗟異至以吾邑里俗之讖傳于宮中更歷

兩朝三公皆位台鼎而冢宰以厚德元老至今巋然為鄉邦之望朱顧世為婚姻而其子弟之才俊與其女子之賢此尤足以誇於閭之人矣於是乎書

徐氏雙壽序

天下承平以法制抑折豪傑之氣及其久也剗磨殆盡靡靡然無復能任事之人一旦求其材智勇力之士遂至無一人出以應之是非天下之乏材由所以養之馭之不以其道也予少識徐輔卿嘗學禮於予友方思曾

思曾亟稱之然而未嘗言輔卿之材也數年以來輔卿為博士弟子而居於郡城吳中士大夫皆稱輔卿而慕與之交至於御史及郡太守嘗欲求民之疾苦必進輔卿而與之言無不當其心則吳民往往陰受輔卿之賜而不知者矣而或以為士之家食未獲進用宜無事於此此言一出非所以待天下之才而務以抑折其氣如輔卿者要為有用於世而不可少也輔卿家居長者日過其門又能以其餘力治生貲用益饒故奉養其親甚

歡凡為士者汲汲惟其父母之禄養為念雖其父母皆然輔卿未仕而鄉里益以為愈於禄養之榮且安也其賢於人遠矣可不謂之才乎况將來之富貴方廹之而不可却也於是友人王萬全與邑中之素善輔卿者來請予文為壽予謂其親之饗有賢子而獲壽考以保其福禄者將必有厚德閟而莫能知也而獨於其子之顯著於人者序之云

周氏雙壽序

古者親愛其人必欲其久生欲其久生故致其頌禱之
意詩三百篇以壽為言者多矣古有上壽有祝壽有為
壽葢無非致其親愛之意非必施於高年耆老之人惟
古之養老之禮甚備未嘗有於其生辰而為壽者葢自
今世寖以成俗子孫以是為隆禮而姻婚黨友以是為
好問去於古則逺矣雖然人之愛其親者無所不至則
凡可以致其敬者無不為也愛敬其親亦愛敬人之親
則凡可以愛敬人之親者無不為也今之為壽者其進

是歟周君良佐循理率力共庶士之職厥配朱姥慈儉溫良服婣姻之教邑里稱之久矣今年六十而為壽其父母之慈也其子之孝也其婚姻黨友之恭敬也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亦所謂有其舉之莫可廢者乎君之子才嘗識余於太學而余友顧文載予為黨友者故往為壽而屬余序之云

王氏壽宴序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月

日諸子姓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來祝者若干人三世之交游來祝者若干人皆願碩人之壽自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願天下太平雨暘時若歲以有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娛碩人之老又願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本朝二百年生育之恩碩人及見其榮也祝已其子有功有親退而與諸賔為宴少長詵詵以獻以酬既醉既飫咸相謂以為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予案王氏居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

世矣其家古檜老栝蒼然鬱然尚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聚惟王氏居之無他族昔有王豫修先生修身潔行將及於仕而蚤世生平惟以忠孝大節自許崑山人至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爲隱德君子碩人其配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世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詒雖時移事易稍稍侵削而亦不至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至於易其業碩人俯仰八十年間顧盼於興廢之

際維持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迺為碩人祝者前之詞則既美矣子又何以加焉

良士堂壽讌序

昔吾外曾祖居縣南吳淞江之千墩浦生吾外祖兄弟四人世有惇德而家最為饒高閎大第相望吳淞江之上外祖于兄弟中最少而伯祖之子孫往往有入太學仕州縣者然在正德之末並以賦役所困幾至流徙而澱山公以伯祖之叔子中憲公之仲子適以其時舉進

士而吾外氏幾墜而復大振葢以澱山湖以北吴淞江以南數百年無顯者而鍾于是吾外曾祖四子而孟氏之支獨盛從舅中憲公及晏恭人生受誥封光寵矣公自郎署守列郡進陟藩臬駐節南海叅政中州起書生不二十年至大藩可謂榮貴矣負用世之才不苟隨流俗年且未艾謝事以歸卜遷山居闢園圃蒔花竹可謂樂志矣吾外祖雖生長國家隆盛之時迨于季年亦遘彤瘵之會而公兄弟蒙頼恩澤家獲洽裕耕田讀書之

外力政不過其門而諸子詵詵有榮進之望吾外祖時殆不能及也明年嘉靖乙丑當甲子一週而王恭人亦與之同年生乃以正月八日公降生之辰長兄淞南與弟子嘉子材為讌會而自喜其家之有此慶也使余序之余少依倚外家為諸舅所憐公又束髮相慕尚顧無以當外氏之宅相而公能昌大其家恭人並受榮祉被服祁祁又亡妻南戴之族也余亦何情以為辭而淞南之命不可虛且以歲暮遐征不及預于讌會之末得以

文字獲置俎豆之間與有榮焉良士堂者制詞中褒稱中憲公之語今取以名所居之新堂也抄本作吳橋周氏壽讌序與此文小異今從常熟本

狄氏壽讌序

嘉靖甲辰予友狄尚文試于禮部既落第欲隨祿仕留京師者踰月然非其志也又旦暮念其親竟拂衣以歸時東明君年已六十矣尚文拜于堂下顧諸弟而喜曰吾不能進取以為父母榮就令進而有得焉當在數千

里之外寧能為一日之懽乎是歲十月前晦一日初度之辰尚文率其弟稽首上壽鋪筵几備揖讓曰吾賔客不欲多惟知游而已脂膏滫瀡不能具惟觴酒豆肉而已於是會者不過數人酒不過數行賔主忻忻懽笑竟日此可以為儒雅之會矣昔者孔子之于禮盖盡心焉蜡祭之小也射藝之末也鄉飲酒一鄉之禮也聖人無所不用其觀也生辰為壽之儀不出於古亦足以寓養老教學之道而俗以誇詡競于富貴文至而實不足狄

氏之為壽異於世之為者其可以觀也於是乎書

唐令人壽詩序

吳俗重生辰每及期親黨咸集置酒高會以為樂然惟富貴之家為盛南雲子為其內唐令人之壽乃多貴人長者皆造其廬自大司寇周公以下悉有贈章摛詞敷篇爛然盈室所以得此必有由然也南雲子初嘗有名于學宮矣以跌宕自罷去嘗饒于貲矣以不事生產傾其有乃優游林壤嘯歌自適日求其所以樂則又於歲

時伏臘之外爲此會不戚戚于所遇而又及時以自娱可謂難得者也南雲子稱令人之賢極口至不容道覯南雲子于外則令人之稱其内者可知矣南雲子又不嫌于自稱也昔林類百歲被裘拾穗而行歌不輟自以無妻子爲樂孔子不能難也雖然彼蓋自解云耳使又得百歲妻與之並而歌于畦也不尤樂乎令人初夏得病阽危南雲禱于神夜夢菱花瓦盤初得其一已又得其一合之宛然成對令人病果愈南雲子是以愈喜令

人年六十凡贈詩若干卷是爲序

邵氏壽詩序

長洲邵守中年六十矣事其祖母有李令伯之風爲人敦樸無城市浮靡之習三子鏞錫鈛皆游郡膠錫嘗游于兵備憲副王侯之門於是守中以其月其日生辰王侯以詩祝之自是聞而和之者繼踵諸子謀壽之梓而鏞來過予婁江之上俾予序諸首夫憲使以外臺之重秉節治戎體統尊嚴矣王侯爲郡守已能崇尚文雅接

引士類以故郡中俊乂多集其門其為人好自脩飾至其尊禮賢士夫輒能忘其貴賤之分既陟憲司能不改其素其施於守中鄉里布衣如平交此其尤難得者也吳為名郡前守有稱於史籍風流儒雅如韋應物白居易之徒邈不可及矣國朝江夏魏杞山脩養老之禮鄉飲既畢躬自餞送郛門之外安陸姚克一尊禮巖穴每却騎從造士衡門近天水胡世甫以詩文集諸郡士隆下交之禮此其班班可稱者自餘真所謂陛戟而進旁

車而趨渉之王沉沉者矣今日之所見若太原何可得哉抑守中能得此於侯亦其有以致之宜諸子以為寵而傳之也是為序

震川集卷十四

震川集卷十五

明 歸有光 撰

記

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即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為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

而為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為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于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究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内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闉之上前俯隍水遥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横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

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間過之延實為具飰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飰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即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筴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曼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為曼父之母

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懐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見南閣記

嘉靖十九年余為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十年沔州陳先生為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為公所知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繇是知余而無從得而相見也其後十五年先生以山西按察副使罷家居久之而余始與

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内庭邂見相呼問姓名甚懽知先生家庭父子間道余也因與之往來論文益相契間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漢二水繞之先生於其居為花圃中為小閣沔之勝可眺也葢取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為名每與玉叔讀書論道之暇擕之登閣遠覽而沔去江南諸峯絶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悠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雨清淨無雲與玉叔凭欄忽見諸峯湧出樓觀層疊崢嶸

靚麗久之而後散而實非江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往歲華亭海上從金山忽見海市前此葢所未聞而史稱衛州城既徙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圖之影皆於日中見之神理變幻不可知夫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殆有是耶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東坡以歲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又云潮陽太守南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令之所見又非海市石廩比

也先生父子必能賦之余於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重以玉叔之請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為之記云

真義堂記

崑山治之西有地名真義其水曰真義浦其里曰真義村太湖之水逺郡城婁門東出經崑山入海自昔湖瀼相連茫然巨浸疑古之所謂三江五湖或有在於此者其後通漕築塘水跡之非其故久矣真義在今所謂致和塘上今之塘葢即古之江也其浦則自巴城湖南來

並其村之東而南入於塘巴城以西有包湖傀儡蕩鰻鱺湖諸湖相灌輸或東或放乍大乍小而陽城湖最大從西北望之水與天際真澤國也世傳梁天監時於此置信義縣而後人失傳遂以信為真或謂天監所置即真義以真為信蓋為宋昭陵諱也前元時其地為金粟道人所居極一時園池臺榭之盛四方名士如張翥柯九思楊維禎李孝光皆館於其家號為玉山佳處予嘗訪其遺趾求所謂碧梧翠竹蓬萊百花之坊館不可得

而見未嘗不慨想其人又歎其高標絶俗如冥冥飛鴻而猶不免自掊擊於世俗也予之外高祖太常卿夏公嘗求顧氏之處買田築室焉然公自居城中歳時一至而已最後魏氏復盛於此其田廬童僕未知與往時顧仲瑛何如也而余從舅恭簡公講明河洛之學海内之士往往來聚星溪之上吾舅光禄典簿東溪先生能將順其兄之志以慈孝愷悌稱於鄉里故真義雖村落小聚而名聞四方嘉靖甲辰舅氏分析諸子而仲子濬甫

築新居於故宅之南而名其堂曰真義舅父母嘗往來過諸子家就其養未幾二親繼謝尋以倭奴侵掠內地時湖上烟火不絶獨濬甫之堂無燬於是尚僦居城中欲俟寇平將還其舊而旦暮西顧未能忘也因求予作堂記予故詳其里居以補圖志之所未載又為稱述其里中故事著魏氏之所以興濬甫遊太學屢試不第然其為人循禮法能守恭簡公之家教二子方學進士業不日有騰騫之望濬甫年甫四十有六而二孫皆已勝

衣能趨拜可知其後之緐衍昌大而吾外舅厚德之報未有涯也

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貿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為新堂仍以遂初為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為此賦其後涉歷世塗

違其夙好為桓温所譏文簡公歴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為况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傅説吕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朂偶王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遠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

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禄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已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為不隆矣今讀其思頴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况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怳惚宫闈戚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

不能默默以自安盖君子之志如此公殁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概於中也已

壽母堂記

正德間吾崑山許登仕能孝養其母其母趙孺人者年九十因名其堂曰壽母黄博士應龍為記登仕之孫今吏科右給事中子雲在京師迎養太孺人于邸第而壽

母之堂其扁已撤于是給事之子汝愚仍其舊名請予復為之記且以致之京師云惟許氏世居縣之馬鞍山陽婁江上有田園租入之饒而以衣冠世其家嘗延鄉先生沈通理為師時葉文莊公與張憲副節之兄弟皆未第往來其家自洪武至今其故居無改而此堂之建計亦在始初卜宅之時葢吾縣雖二百年無兵火而故家舊族鮮有能常厥居者如許氏葢不多見矣堂之名特以時易今又且再而皆以壽母則今之太孺人復當

如前者之壽考期頤而給事雖不及登仕君耕田畜牧朝夕遊嬉不出門閭之外然身在日月之際而無失晨昏之禮母子之樂不減前人此尤世之所難得者昔晉獻文子成室張老頌之君子以為善頌禱而斯干之詩為新宫賦也其詞稱兄弟之好與生男女之祥而其盛及于室家君王然未有言及其母者獨閟宫之詩云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是詩之頌僖矣而不忘壽母魯之為禮義之國固如此夫相宅作室

實家國子孫盛衰隆替之所係令許氏之堂奉百年之母者再世可謂盛且久矣而以壽母爲名則張老斯干之祝葢有所根抵是宜書之以告吾鄉之人也

世有堂記

沈大中以善書著里中里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往來荆溪雲陽富人延之教子其言楊少師事甚詳性獨好書及爲歌詩意灑然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廬之語名其堂曰世有夫其視

世之捷取巧得倏然而至者大中不為拙邪其視世之貪多窮取鈌然日有所冀者大中不為固邪嗚呼彼徒為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為吾有者皆足以為累歟於其未有而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饜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饜之意至苟能不至於求也故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吾適而已矣兹其所以能為有者也大中之居本吾從高祖之南園弘治正德間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賔朋雜沓觴咏其中蛾眉翠黛

花木掩映夜深人靜環溪之間絃歌相應也鞠為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純甫吴先生雅善大中為之請記予觀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為書之

容春堂記

兵溪先生為令清漳之上與監郡者不合例得移官即拂衣以歸占園田於縣之西小虞浦去縣治二里所盖自太湖東吴淞江蜿蜒入海江之南北散為諸浦如百

足而小虞浦最近縣乘舟往來一日可數十田園有堂啟北牖則馬鞍山如在簷際間植四時之花木而戶外清水緣疇如畫故先生名其堂曰容春自謂春於天地之間雖陰山雪嶺幽崖寒谷無所不之而獨若此堂可以容之者誠以四時之景物山水之名勝必於寬閒寂寞之地而金馬玉堂紫扉黃閣不能兼而有也昔孔子與其門人講道於沂水之濱當春之時相與鼓瑟而歌悠然自適天下之樂無以易於此夫子使二三子言志

廼皆舍目前之近而馳心於冠冕佩玉之間曾點獨能當此時而道此景故夫子喟然嘆之葢以春者衆人之所同而能知之者惟點也陶淵明歸去來辭云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淵明可以語此矣先生屬余為堂記因遂書之

余之曾大父與兵溪之考思南公成化甲午同舉於鄉是歲王文恪公為舉首而曾大父終城武令思南公至郡太守余與兵溪同年生而兵溪先舉於鄉者

九年庚戌歲同試南宮兵溪就官廣平甫三載已倦游而余至今猶繫六館之籍故為此記非獨以兩家世契與兵溪相知之厚而於人生出處之際葢有感云

自生堂記

予友盛徵伯與余少相善而吳純甫先生與予為忘年友徵伯游其門與顧給事伯剛等輩四五人尤為同學相好數十年間純甫既謝世諸公相繼登科第徵伯獨

連蹇不遇為人亢直負氣不肯少干於人用是日以貧困去歲倭夷犯崑山徵伯家在東南門所藏誥命及先禮部篇籍之遺悉毀於兵屋廬蕩然予既力不足以振之獨伯剛篤故人之義館之齋門之内所以賑邺之甚厚始禮部官留都無事喜方書徵伯少時誦習年長多病方益精其女壻鄭生傳薛氏帶下醫擅名於時徵伯兼得其書故於醫學博通嘗授徒海上方數里之内無病死者徵伯不為藥劑但書方與之其人輒瘉來謝予

家有病者徵伯輒療之或病而徵伯不在多死今年徵伯居齊門所療甚衆一婦人已死徵伯爲湯灌之便覺身動能舉手至胸須臾病良愈郡人皆以爲神徵伯亦喜自負曰吾不復授徒矣將以是行於世因誦扁鵲之語云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遂以自生名其堂予一日過郡城徵伯語以其故嗟夫越人之言吾少時與徵伯相戲謂治天下者當如是耳予是時年少放誕慨然以古皐夔自命徵伯復時時誦

古文詞稱説純甫之言今皆窮老無所遇余方馳騖不止徵伯乃能於讀書之暇用其術以活人此余之所嘆也遂書之以為其堂記

可齋記

余友陳敦書為屋於郡城之隅而扁之曰可齋嘉靖四十一年春敦書與余同試春官數來過余命之為齋記念昔與敦書同舉於鄉考官張文隱公以孔子命題余一時之論殆未能盡嘗欲為敦書賫之孟子曰孔子聖

之時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者也孟子所謂可者言孔子因時應變而不滞云耳聖賢之於天下非能為一定之迹遭時之所宜而亦不容不異孔子之聖於春秋之世亦必有以自處者非謂仕止久速泛無所適而特任其所之余謂孔子既出而不隱則可以仕可以久者孔子之心特其不可以仕不得已而止不可以久不得已而速耳速與止非孔子之心孔子所自處者仕與久也故自謂異于逸民

而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者乃聖人出而應世與物委蛇之道非謂其不可而隱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自堯舜三代聖人無不在位者孔子之自待可知矣要之伯夷伊尹柳下惠此三子者伊尹於孔子為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自亳入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孔子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十四年而反魯其任天下何以異哉但世無成湯則伊尹必不能如孔子之出此其所以不及孔子者孔子葢自以文王之文在兹

有不容已而自大賢以下若曾閔之徒則固未嘗使之仕也其於逸民亦無譏焉嗚呼士生于後世苟非聖人則可與不可之閒宜知所審矣敦書以予言有發論語孟子之義請書以覽觀焉

耐齋記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兩齋之衙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頗為深遠清閟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

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獨一卒衣皂衣承迎左右爲進茗漿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爲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具饘粥養妻子常不給爲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丞簿拜趨唯諾爲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朞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爲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既别去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爲道至於爲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爲

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為抱關擊柝葢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葢為貧與為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為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為清高雖然求為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為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揚雄有言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為拙柱下為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于大

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説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雙鶴軒記

余往年遊金陵識張氏諸賢於雞鳴山余鄙率知稱人之字不知張君之號爲鶴洲也余家去華亭一舍往往識其賢士大夫於數千里之外而居家未嘗相往來豈九峯三泖能隔絶人如此耶故人陸宗道來致張君之意求記所謂雙鶴軒者華亭故産鶴土人於海上捕取養之上海下沙有鶴巢村所産鶴號爲仙品故秀州之

地與水多以鶴名而張君初自號鶴洲一夕夢東坡先生語之云子名鶴洲不如雙鶴之祥其意若望張氏當踵前世科名顯於世者東坡嘗稱鶴之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而夢中之意乃若為張氏切切於世俗之榮名者坡公以文字變幻要不可測度如為王氏三槐堂銘謂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則其於今之雙鶴云者亦必有說矣恨不得從張君親質之

初君之考舉進士至都憲而君以太學上舍屢試不第選調陜西都司幕官未幾投劾歸令其子孫彬彬然邦家之秀鶴夢之符庶其在是抑張君乃能感坡公於夢寐之間亦豈易得者公嘗云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愚於公亦云

雪竹軒記

馮山人為予言吾甚愛雪竹故人以雪竹呼吾因以名吾軒請子記之予不暇以為而山人求之數歲或以詩

或以書日月一至予以山人所以得於雪竹者山人自知之豈有假於予之言是以曠歲而不答也山人少喜為詩詩出而上海陸文裕公亟稱之先是山人居崑山之安亭及予來安亭則山人已還上海界中與安亭隔一江予嘗過永懷寺愛其古桂坐久之問寺中所往來者僧曰地僻絶無人惟有馮山人時時過江來獨吟桂樹之下予後數見之於張通參之座通參與湖州劉尚書為社會二公皆稱山人為篤實君子去年山人年老

矣與通參遊匡廬武夷還而示予紀遊詩一編予戲曰
馮先生之雪竹必求之匡廬武夷間耶今年予買田青
浦之嵩塘山人與予書曰吾近卜築盤龍與嵩塘近子
來觀我雪竹予性懶不能謁青浦令為其所怒所買田
幾為奪去予亦削迹玆土矣山人復遣其子來曰吾前
告子雪竹軒復移盤龍也吾今老於此子許我記幾年
不能得令吾旦暮死惟欲得子一言是吾心也予問山
人起居其子曰去年與通參行郡中老人目不能了了

道間有古井無石欄不覺越過之幾墜自此不復出每自歎曰匡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則何所無之其子去又數數書來會予方北上思欲一造山人之竹所而不能矣因書之以告别且使揭之楣間為雪竹軒記云

清夢軒記

余友王子敬於其居之西搆為書室而題其額曰清夢軒請余為之記余讀無羊之詩疑説詩者之未得其旨此盖牧人之夢焉耳牧人夢中所見羊角牛耳濈濈濕

濕降河而飲或寢或訛而牧人且蓑笠負餱爲之取薪
蒸博禽獸以歸則以肱麾牛羊而來以牧人之愚而夢
中之景象如此故嘗謂人心之靈無所不至雖列子所
稱黄帝華胥之國穆王化人之居而心神之所變幻亦
當有之顧莊周列禦寇之徒厭世之混濁恍洋自恣以
此爲蕉鹿蝴蝶之喻欲爲鳥而戾於天爲魚而没於淵
其意亦可悲矣人之生寐也魂交也夜之道也覺也形
開也晝之道也易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

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夫唯通知乎晝夜之道則死生夢寤之理一矣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喜怒哀樂不亂其心故虛明澄澈而天地萬物畢見於中古之聖人端冕凝旒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如牧人之夢而清廟明堂郊丘廬井俯仰升降衣服器械出乎其心之靈自然而已而何所作為哉子

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慎其獨也孟子曰夜氣足以存此非清夢之說乎子敬敏而好學駸駸有志於道慕近世儒者以夢寐卜其所學故以名其齋予是以告之以子思孟軻之說也此文錢遵王汰之今仍存

櫟全軒記

餘峯先生隱居安亭江上於其居之北搆屋三楹扁之曰櫟全軒君為人坦夷任性自適不為周防於人意之

所至人或不謂為然君亦不以屑意以故人無貴賤皆樂與之處然亦用是不諧於世君年二十餘舉進士居郎署不十年為兩司是時兩司官惟君最少君又施施然不肯承迎人人有傾之者竟以是罷去會予亦來安亭江上所居隔一水時與君會君不喜飲酒然會即談論竟日或至夜分不去即至他所亦然其與人無畛域懽然而情意常有餘如此也君好山水為郎時奉使荆湖日登黄鶴樓賦詩飲酒具在東藩謁孔林登岱宗觀

滄海日出之處及歸則慕陶峴之為人扁舟五湖間人
或訪君君常不在家去歲如越泛西湖過錢塘江登子
陵釣臺遊齊雲巖將陟黃山歷九華與盡而返一日邀
予坐軒中劇論世事自言少登朝著官資視同時諸人
頗為凌躐一旦見絀意亦不自釋回首當時事今十餘
年矣處靜以觀動居逸以窺勞而後知今之為得也天
下之人孰不自謂為才故用之而不知止夫惟不知其
止是以至於窮漢黨錮唐白馬之禍駢首就戮者何可

勝數也二十四友八司馬十六子之徒夫孰非一世之才也李斯用秦機雲入洛一時呼吸風雷華曜日月天下奔走而慕豔之事移時易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聽華亭之鶴唳豈可得哉則莊生所謂不才終其天年信達生之至論而吾之所託焉者也予聞而歎息以為知道之言雖然才與不才豈有常也世所用梗梓豫章也則梗梓豫章才而櫟不才矣世所用櫟也則櫟才而梗梓豫章不才矣君固清廟明堂之所取而匠石之所睥

晩也而為櫟社君其有以自幸也夫其亦可慨也夫

悠然亭記

余外家世居吳淞江南千墩浦上表兄澱山公自田野登朝宦遊二十餘年歸始僦居縣城嘉靖三十年定卜于馬鞍山之陽婁水之陰憶余少時嘗在外家蓋去縣三十里遥望山頽然如積灰而烟雲杳靄在有無之間今公於此山日親高樓曲檻几席戶牖常見之又于屋後搆小園作亭其中取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為名

靖節之詩類非晉宋雕繪者之所為而悠然之意每見于言外不獨一時之所適而中無留滯見天壤間物何往而不自得余嘗以為悠然者實與道俱謂靖節不知道不可也公負傑特有為之才所至官多著聲績而為妬娼者所不容然至今朝廷論人才有用者必推公公殆未能以忘于世而公之所以自忘者如此靖節世遠吾無從而問也吾將從公問所以悠然者夫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靖節不得而

言之公烏得而言之哉公行天下嘗登泰山覽鄒嶧歴嵩少間涉兩海入閩越之隩阻茲山何啻泰山之礨石顧所以悠然者特寄于此莊子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予獲侍斯亭而僭為之記常熟本削去篇末引莊子語今從崑山本

臥石亭記

余聞四十年前大末之人有來為吾縣者曰方棠陵先生棠陵海内之士遊何李諸人間以詩文名其為縣令

風流文雅有惠愛于人至今人思之嘉靖某年徐君以選貢自太學上舍調爲縣主簿則大末之人也君一見而問棠陵庶幾吾民其有望耶君搆亭於齋之隙扁以臥石曰吾少時喪吾親嘗廬墓墓在浮石山今宦遊于此雖吴越比壤杳然松楸在千里之外風木之感不能頃刻忘之是以名吾亭余考圖志西安之北有石丈餘水大至不沒白樂天詩云浮石灣前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君所臥豈此石耶君今參與民社之事不得復

臥石矣抑仁人孝子之心一也古之仁人殺一草一木為非孝今吾民之疲瘁已甚内有賦役之重外有蠻夷之擾君旹有事焉能推其仁心是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也其棠陵之鄉之人也耶是以為之記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

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没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

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為滄浪僧云

花史館記

子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壻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遊白蓮寺憩安隱堂想天隨先生之高風相與慨然太息而子問必挾史記以行余少好是書以為自班孟

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爲然間歳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館盍植四時花木於庭而庋史記于室日諷誦其中謂人生如是足矣當無營於世也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漸積豈有異哉人於天地間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間萬事如庭中之花開謝於吾前而已矣自黄帝迄於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

也哉吾與子問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內視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為已有營營而不知止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花也哉余與子問言及此抑亦進於史矣遂書之以為記

杏花書屋記

杏花書屋余友周孺允所搆讀書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巖公為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漫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起官陟

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隙地謂孺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為杏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没於金陵孺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風雨飄揺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搆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間週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粲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

之所為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為盛事今世試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為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名者為然公以言事忤天子間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盡矣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于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為心者如此今去公之

歿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後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雖蹇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吾於周氏見之矣

題玉女潭記

陽羨山水奇勝稱張公善卷洞及玉女潭其名皆托於神仙余讀山海經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以為此不過如齊諧鄒衍之徒之説者然令天下

名山在于中州往往多仙人之遺跡豈其事皆信然歟溧陽史氏自漢杜陵壯侯以來數百年世謂之史侯家由溧陽至玉女潭四十里史君於其間爲之剃莽焚茅伐石疏土人力既殫天工始見由潭以往得二十四景名而揭之如所謂仙館佛窟瑶臺琪樹鶴坡鼉峽之類好事者聞而慕之不得至如望見之焉天下太平天子明聖史君爲中朝貴臣而乃自逃於山澤之間點綴蒼碧緣著怪奇使後百年便以史君爲仙人也由此言之

余殆疑所謂仙人之跡者皆遯世長往之士有所托而為之亦史君類耶

見岑書舍記

長洲劉遜與余友盛應禎同年家子弟相好又與余同在太學應禎數稱遜之為人讀書好古篤於行誼遜所後父為水部君水部君嘗自號飯岑子水部君卒遜以見岑扁其書舍以寓思親之意間因應禎屬余為記余曰人子于其親之亡不可得而見思之則見之矣無所

不思則無所不見矣書舍遜之所常居也於是而見飯
芩子焉可以見遜之無所不思也禮爲人後者受重而
以尊服服之服之以其父母而祭之以其父母夫以爲
其文則然至于其情或容有不可强者而遜于水部君
又重之以父母之思推是心也可謂厚之至矣而吳中
士大夫載水部君之行事葢云君初舉進士以親老不
肯就官懇疏歸養比親喪服闋所親力勸之出君不得
已一至京師當正德之初中官乘勢陵轢天下士大夫

君為主事領漕事居濟上無何即引病長往其號飯苓子以此余因感遜之厚又嘆水部君之廉于進取其風概不獨可使劉氏子孫傳之也

婁曲新居記

婁曲新居者吾縣在婁水之曲沈先生故以名其居始自吳有國其東門曰婁門震澤之水由是東入海故水為婁江古婁門外馬亭溪是也溪上復城越王餘復君之所治因之為婁縣王莽曰婁治吳有婁侯而或謂之

嘐城江入海口為劉家港嘐與劉聲近訛吳大嘐蓋在北野禺礫東所舍云沈先生世縣人年七十矣未始出於婁曲也而以名其居蓋自謂終老於此云爾昔伏波將軍平交趾還言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嬴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班定遠在西域年老乞哀

求還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二人者君子
益悲之嗟夫人生百年之内為日有幾欲窮萬里之道
日馳騖而不知止者何也先生蓋自叙其少時艱難之
迹曰吾晚得地於郊外安而樂之名其圃曰南園其館
曰星槎其堂曰世有曰吾而後庶幾其有之已又篤他
姓於今始卜於縣之南街親朋往還里俗淳厚有宅一
區有屋數椽有花有竹濁醪一壺黃虀數盎焚香賦詩
自喻桑榆之樂物無能易之傳謂逆旅無常為遷徙之

徒茲則庶乎可免矣余讀其辭盖有隱居之致而有感於昔之人發憤伉志爭功名於萬里之外乃至白頭顧念忽有首丘依風之感因以歎夫漂漂者何所極也遂書之以為記

寳界山居記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別隖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恱水或束隘廹狹不足以盡山之竒天下之

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畢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漭㳽瀕洞沉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絶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犇湧屏列於湖之濵者皆挾湖以為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閒日以詩畫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為山居之記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濵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為勝而

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欹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塵𡏖之外而天寶之末顧不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羶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令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南陔草堂記

予友陳吉甫卜居於縣城之東南門須浦之上葢自門南出為走松江之道江之南北村民有徵召會集必由於此故為市頗囂雜而吉甫之宅在浦西予家舊居東南門所謂河西者也而浦所自出為縣之隍婁水循是而東至太倉入海舟行晝夜叫呼不絶吉甫家負隍而並浦獨蕭然有林野之趣於其居之後為堂若干楹前臨小池有亭榭花石池南有幽徑西出則平疇曠然堂之西為圃多竹樹花果又有堂若干楹吉甫以為娱親

之所故以南陔名焉予讀詩小雅至於六月之序以為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詩葢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盡在于是小雅既廢則四國交侵而中國微矣然是詩必以南陔為之本人無孝友之心則君臣兄弟朋友何由而得其叙和樂忠信廉恥禮義何由而得其道法度蓄積師衆征伐功力何由而得其度福禄何由而綏陰陽何由而得其理賢者何由而得其所萬物何由而遂為國之基何得不墜恩澤何得不乖萬物何得不失

其道理萬國何得不離諸夏何得不衰此四國之所以交侵而中國微也故鄉飲酒禮燕禮皆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蓋外盡君臣而内反之父子之際而王道備矣漢儒掇拾於秦火之後亡逸此篇至今遂以笙奏有聲而無辭而不知古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舞雅頌之音若本無其辭而何以有南陔白華華黍之篇名今世所傳新宫采齊貍首騶騶及三豳三夏九夏之類其辭逸者固

多也東廣徽補亡之篇庶亦近之而用意止於晨羞夕膳之間求之於詩卷耳采蘋諸作雖閒淡而意深遠至如陟岵蓼莪有幽遐罔極之思東氏不能及也吉甫之尊人與家君同學既老又同與社會在社中終日忻忻飲酒必醉而後去而平生有孝友之行吉甫又能承奉之則凡登其堂者如聞鐘鼓如聆笙瑟而可以知南陔之詩不亡矣予是以推小雅之意義而著之

莪江精舍記

吾鄉嚴氏居吳淞江大直浦東世以貲雄至都事君兄弟用選秀入成均為弟子而廉卿嘗與余同試春官矣余弟亨甫為都事君壻故余識啟貞於垂髫之時都事君偉儀觀美鬚髯而啟貞少已豐碩與客應對揖讓如大人長者見者往往稱之曰生子何必多如君一子已可知嚴氏有後矣都事君謝世啟貞受堂構之任愈能大其家而不幸早夭其孤潤方在孩稚母諸孺人以育以訓至於有成今去啟貞之世忽踰一紀且冠受室矣

諸孺人者寧邑令貞伯女也其持身有衛共姜之操其教子有歐陽太夫人之嚴潤仰承慈顔是恃是怙足以自解而念其先人蚤棄諷誦蓼莪之詩日日以泣遊行江上痛流水之逝而不返也故以莪江名其精舍客有憐其志者求記於余且請為解之余以人之情皆有所止至於悲傷之過人得以解之孝哉嚴子獨為其親而悲哀而可以人解之乎雖然亦有所止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為送

死有已復生有節也故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余憫嚴子日誦蓼莪之詩將復生無節乎子其繼若祖考之志思慰母氏之心求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是乃所以為無窮之情也余昔過嚴氏初見都事君飲酒雍雍歡燕竟日再過之則啟貞已為主人而余友徐直言在其家塾止余宿明日别去即今之所謂精舍者往年嚴子來為其外氏陸冢宰家求祝釐之詞始識之葢二十年間而觀於嚴氏三世有足慨者又嘉嚴子之志而

爲之記

菊窻記

去安亭二十里所曰錢門塘洪氏居之吳淞江之東爲顧浦折而北洪氏之居在其西地平衍無丘陵而浦之厓岸隆起遠望其居如在山隖中昔仲長統嘗論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舟車足以代步涉之勞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

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永保性命之期不羨入帝王之門也大率令洪氏之居隱然如統樂志論云而君家多竹木前臨廣池夏日清風芙蕖交映其尤勝者君不取此顧以菊密扁其室蓋君嘗誦淵明之詩云酒能祛百慮菊能制頹齡又云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夫以統之論雖美使人人必待其如此而後能樂則其所不樂者猶多也卒爲尚書郎濡跡於初平建安之朝有愧于鴻飛冥冥矣爲昌言何益哉淵明採

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可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令君有仲長統之樂而慕淵明之高致此予所以不能測其人也將載酒訪君菊窓之下而請問焉君名悦字君學

本庵記

容曹楊君伯厚名其讀書之舍曰本庵因其友張師周來請為之記余問其所以為名者葢今少保司馬公為曹郎時生君於邸舍而先少保公以御史視鹺事於江

都聞得孫而喜乃曰吾居揚州而此子生因命之曰揚州民且謂吾家再世榮祿厚福之來不敢居令此子長得為耕農足矣嘉靖四十一年君登第而主司以為州民非所以為稱乃更之曰俊民君不能逆主司之意而又不敢忘乃祖之命故名其菴曰本者以為不忘其先少保云夫所謂本者猶言始也凡物之生皆始於本故以本為始也昔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告之以禮之本主於儉夫禮生於心孔子不言而言儉從其始而求之末

有不得其心也傳曰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聖人之所謂本者皆言其所始也人能思天地之所生則不至於違其性人能思先祖之衍其類而生我則不至於戕其身人能思君師之所以治則不至於遺君而倍師故有子志之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言君子之為仁以孝弟為始則可以得其心也君日侍少保公承顏色養不離於左右孝弟之道不勉而至然且

思先少保之在江都之日其所存遠矣少保公方掌邦政以才德為天子所倚毗君學魁多士雍容南宫奕世濟美當世以為難得及余觀其一命名之間而猶不忘其本如此而後知君家之所以貴顯者葢有以也是為記

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予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洌可飲稍折而東

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蔬溪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好文愛士不為俗吏者稱名父令奉以為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耶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為主人予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

可念也抄本詳八人姓名自可不必今從常熟本

保聖寺安隱堂記

長洲東南五十里地名甫里天隨先生之故居在焉今為保聖教寺而郡志又有白蓮講寺然甫里無二寺葢白蓮保聖之别院也志云寺創于唐大中間熙寧六年僧惟吉重修又謂惟吉于祥符間創白蓮寺今里俗所指以為白蓮者僅在西廡其後即為天隨先生祠區宇非廣不當别稱為寺也余少時過甫里拜先生祠遊行

寺中尋古碑刻殆無存者惟元統二年法華期懺田記
輪管懺司知事比丘有親從政文選所立此石存耳成
化二十二年時國家累世熙洽京師崇寺宇僧司入街
剃度數萬人醮祠日廣左善世璇大章住持大興隆寺
方被尊寵而璇故里人陳氏子初為寺比丘得請馳驛
還省其母因迎養于寺之愛日堂明年從四明普陀歸
是歲八月重修此寺又明年五月落成明年還京師凡
為殿堂七廊廡六十初壞殿時梁栱間有板識紹興寶

祐之年故知以前修創葢不一而無文字可攷也寺之西北有安隱堂異時僧每房以堂為别如安隱比者無慮數十房其後日圮今東偏無僧寮矣主僧法慧懼且盡廢而慧之徒又絶先是安隱之房分為二派慧乃與同堂之徒復合為一誓相與共守之而請余為之記自成化二十三年丁未至今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葢又七十有八年矣璇之修創宜有記而復闕慧以為寺之興或有所待而文章終不可無故汲汲求其寺之故欲余

有所記述其志非特區區一堂而已余旣無所于考獨璇事于所聞較著是以識之且以爲彼非托于此亦不能以傳也夫文章爲天地間至重也自大中訖今七百十有九年世變多矣而寺嘗存葢無廢而不興而文章之傳獨少也慧其知所重也哉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

汝水自天息山東流入汝南之境自城北折而東復繇東而南濱河居者曰竹竿巷葢因竹竿河而爲名實啇

賈之所湊異時水泛溢岸善崩一旦居民街市盡没于水往來者無所取道崇府承奉樊君捐貲市民地與屋縮之若干步以讓行者之途自是復通行而居民街市繁會如故乃刱三官廟以鎮之中為神殿左右兩廊右轉而東為神庫為神厨又為屋數楹使學道者居之殿甚巨龕三神像及諸侍從莊嚴靚飾儼然帝者之尊重門周垣以臨水上汝人皈依焉經始于隆慶元年之秋落成于三年之夏君以奉使再過邢州以予為其郡人

又故相知請為之記予以河水壞民廬舍至沒其通行之道此有司之所當軫念今有司既屈于其力之所不能而又以煩民之為難君乃肯捐己貲以佐國家有司之急而拯民之溺其亦可謂賢矣按三官者出于道家其說以天地水府為三元能為人賜福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稱焉或又以為始皆生人而兄弟同産如漢茅盈之類其說詭異蓋不可曉然人之所奉則其神必靈如史載秦所祠祀多不經亦有光景動人民故能致其

昭格雖古聖人建天地山川之祀皆興于人意不過如此今特以出于道家故儒者莫能知其說抑君之為是其造福于此方之民蓋不少也君名準字臬鄢城人讀書為文好賢禮士又能約束王國中諸校莫敢犯法者汝南士大夫樂與之遊云

震川集卷十五